

诗意学问两从容——怀念冯端先生

曹则贤[†]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190)

2023-04-10收到

† email: zxcao@iphy.ac.cn

DOI: 10.7693/wl20230505

冯端先生是我国物理学界的耆宿，深受学界后进敬仰。笔者年幼，在冯端先生弟子辈诸人如金国钧教授等面前也当执学生礼，加之笔者不是南京大学学子，故也无缘就教于先生门下。笔者对冯端先生的敬仰，更多得自其著作。实际上，笔者与冯先生仅见过两次，一次在物理所，一次在南京大学冯先生的家中。然而，不多的两次见面，冯端先生儒雅博通的学者风范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此冯端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笔者满怀敬意撰此短文，以为纪念。

笔者于1982年入大学学习，由于成绩太差无暇他顾，加之后来负笈异国，对国内物理学界的前辈从无亲近的机会。记住不多的几位前辈都是当时教科书的作者。冯先生的大名，我是从冯端、冯步云所著《熵》(1992)一书得知的。如该书第一版序言所言，“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理量，但却又以其难懂而闻名于世。”笔者于1998年回国正式开始科研、教学工作，深受功底浅薄的困扰，故于工作养家之余，一直抽时间补课。冯先生的这本《熵》就是我那时认真阅读的书籍之一。这本书，我是买一本，复印一本(图1)。

后来在2008年前后在物理所，我有幸听到了冯端先生的报告，记得是关于凝聚态物理进展的。报告后，我向先生请教了问题，具体说了些什么不记得了，但先生平易近人的姿态让作为晚辈的我大为感动。更令我意外的是，冯先生竟然记住了我。2010年5月我收到了有先生亲笔签名的赠书《零篇集存——物理论丛及其他》(图2)，于是对先生更添一层亲近感。《零篇集存》厚615页，除了专业散文以外，竟然还有“西诗偶拾”一节，收录有对里尔克、普希金以及但丁等人诗作的翻译。冯先生还用了18页的篇幅专门介绍了自己的“诗缘”，其中不仅提及多位中国近现代诗人，外国诗人诗作也是信手拈来。冯端先生说“大学里选修德语为第二外语，又旁听了一年法语”，抗战时还用“若梵”的笔名译诗发表。冯先生的文艺范儿，由此可见一斑。

冯端先生与冯步云合著的小册子，在2005年扩展成了冯端、冯少彤著《熵的世界》一书，除加入了新的第四章以外，旧的九章也各有拓展。此书第30页上(《熵》第26页)关于熵如何传入中国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文照录如下：“而说及‘entropy’的中译字‘熵’来，更有一段趣话。1923年，I. R. 普朗克来中国南京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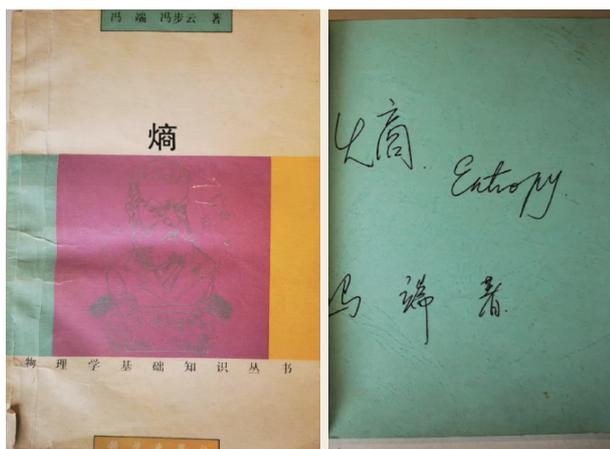


图1 笔者购买的《熵》一书及复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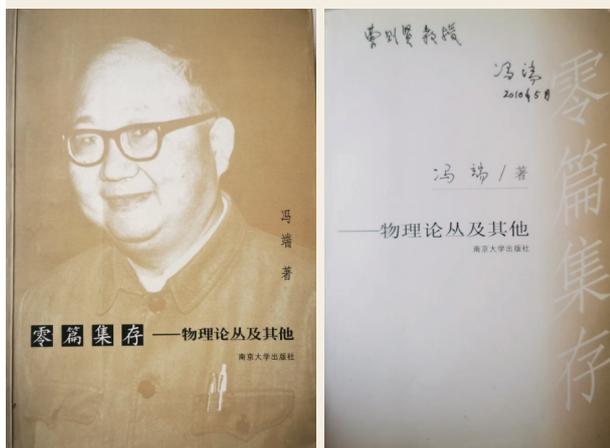


图2 冯端先生著《零篇集存》及签名

著名物理学家胡刚复教授为其翻译时，首次将‘entropy’译为‘熵’。”这里的普朗克是那个引入能量量子化概念的普朗克吗？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是研究热力学、黑体辐射的大家，他会谈论熵肯定是无疑的。然而，这个普朗克的德语名为Max Planck，且笔者读过不少关于普朗克的传记，知道他从未来过中国。这个I. R. 普朗克是何许人也？此问题我和理论物理所的刘寄星老师讨论后也长时间搜寻未果。后来，我和自然科学史所方在庆研究员说起此事，方在庆研究员聪明地从德国电话黄页里锁定发音类似普朗克的姓氏Plank，返回头去找有没有姓Plank的著名物理学家。这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后来我确定了此人为Rudolf Plank (1886—1973)，俄裔德国人，有低温制冷教父(Kältepapst)的称号，并在2011年的深度制冷杂志(*Tiefkühl Report*)上找到了他曾来过中国的证据。知道了Rudolf Plank，I. R. 普朗克的名字之谜也就破解了。Plank于1923年到达南京和北京讲授热力学，南京当时根据Plank的名号Prof. Dr. Ing. Rudolf Plank，就以为他的名字是Ing. Rudolf Plank，按当时汉译习惯给写成了I. R. 普朗克，殊不知Ing.是德语Ingenieur(工程师)的缩写，和Prof. Dr.一样是名头不是名字。关于这段故事，详见《岁月留痕—〈物理〉四十年集萃》一书。冯端先生获悉这段内容，想必也是很高兴的。2016年《熵的世界》修订版出版，就把这一段增补了进去。新书出来，我很快就收到了冯端先生的签名本(图3)。

冯先生是凝聚态物理方面的大家。南京大学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数十年来雄踞鳌头，当与冯端先生奠立的深厚基础息息相关。晚年的冯先生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其《凝聚态物理学》(冯端、金国钧著)在十多年里经多次扩充、修订，到了2013年版成了上下卷大开本1300余页的煌煌巨著(图4)。此中心血付出之巨，恐不是外人能想象的。这套《凝聚态物理学》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相关领域，是初入此领域的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研习资料。

说起冯端先生著述之努力，笔者曾有幸亲眼目睹。2010年10月，我到南京大学讲座，也荣幸承先生应允我登门求教，那是我第二次见到冯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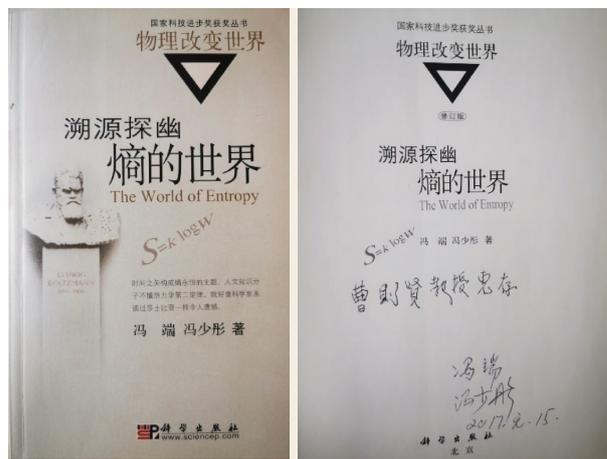


图3 冯端、冯少彤著《熵的世界》及其增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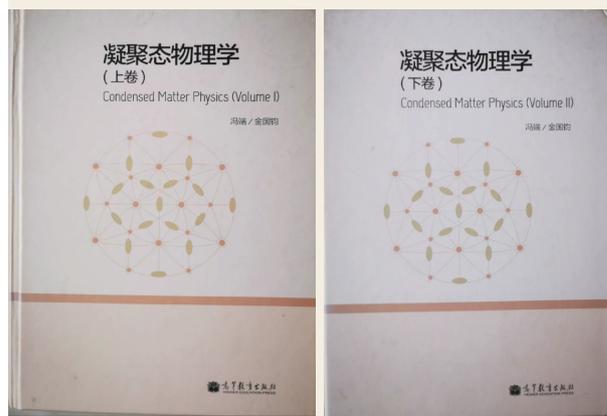


图4 冯端、金国钧著《凝聚态物理学》上、下卷

生。那时冯先生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但依然笔耕不辍。我进门时，冯先生正在用钢笔在A3的纸上撰写凝聚态物理的书稿。钢笔书写，工整流畅的英文，这份功底，笔者识见少，未曾多见。那天我和冯先生聊了几句凝聚态物理和热力学的轶事，又和冯夫人陈廉方女士聊了几句家常。临别时，冯夫人送我一本小册子，嘱托我一件事儿。原来，冯先生和夫人陈廉方女士当年的定情物，是一本1954年出版的英文诗集，为Max Švabinský所著的*Butterfly Moments*。经历当年的动荡时期，两位老人以为这本书肯定没下落了。不想多年后他们回到老屋，发现这本诗集在书架上虽然蒙尘日久却也竟然完好无损。这让两位老人格外感慨。于是，在2008—2009年间他们把这本诗集译成汉语，定名为《蝶影重重》(图5)，自费印刷分送亲友，作为他们对一起走过的绵长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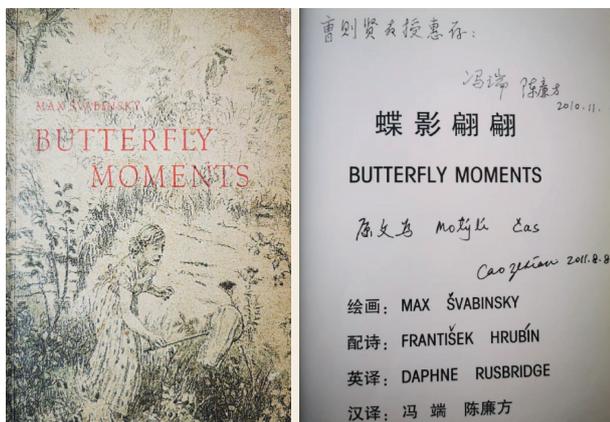


图5 冯端先生和夫人翻译的诗集《蝶影重重》

月的纪念。冯夫人说，这本英文诗集是从别的语言译过来的，我们一直不知道原文为何；再者，英文名为 *Butterfly Moments*，我们的《蝶影重重》的译法是根据内文商定的，也不知道是否和

Moments 确切对应，请你费心帮我们查查，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件心事。我当时告诉两位老人，Moment 和 Motion 是同源词，就是“动”的意思，《蝶影重重》的译法是再好不过的了。至于作者和原文，倒是费了一番周折，直到2011年我才找到原文，告知了两位老人，不知道两位老人收到信息时是怎样开心的。Max Švabinský 是捷克画家，这本诗集的原名为 *Motýlí Čas*，1953年1月1日出版。

冯端先生是前辈大学者，“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者，我虽然有幸识荆却无缘就教，殊为憾事。转眼先生辞世已两年有余。然而，Old soldiers never die，冯端先生之风范和身后留下的著作依然会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物理学和中国物理学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未来的中国物理学人也会时常体会到这一点的。

照片里的回忆——怀念恩师冯端先生

陈峻

(美国TDK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 CA 94538)

2023-03-22收到

DOI: 10.7693/wl20230506

2020年12月12日，师妹冯逸平(冯端先生的二女儿)微信告知我冯先生因病重住进了南京鼓楼医院，不曾想三天后恩师驾鹤西去，我和家人都非常难过。由于Covid-19病毒疫情肆虐美国，未能回国送别恩师，实乃人生最大的遗憾！

在这几年我经常回忆往事，也常在梦里见到冯先生。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谦和安详，他的无私教悔，他的探索追求，他的勤勉务实，他的百闻强记，他的博大精深，他的学贯中西，他的高尚品格，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特写此文深切悼念恩师冯端先生并献给师母陈康方先生。

我这张照片(图1)，是冯端先生参加美国物理学会1995年年会来芝加哥看望我们时拍摄的，那时我们来美国快7年了，也因此与冯先生及师母

将近7年没有见面了。我们开车去芝加哥国际机场接机，见到了盼望已久的恩师和师母。他们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在访问了美国西北大学(当时我在美国西北大学材料研究中心工作)、芝加哥大学(陈坤基教授曾在芝加哥大学做客座教授)以及费米国家实验室后，约好了4月1号来我家看望。记得那是1995年4月1日的愚人节，一个早春的晴朗天气，我和夫人高高兴兴地驱车前往先生和师母下榻的酒店，去接他们到我家里来做客。

那时，我住在西北大学附近的一个离密西根湖(Lake Michigan)不远的公寓里，到我们家里后，师母说：“今天是愚人节，也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我们想跟你们一起度过这个重要的日子”！这是个惊喜，如果早知道，我们可以好好准备热烈庆祝一下。但冯先生和师母都说：“不